

# 纪念碑前的遐思

◎ 陈旺源

清明前夕，春天的雨丝织成网，将整座城笼罩在湿润的雾霭里。我踩着青石板往城西走，白木槿的枝条饱蘸着雨水，沉甸甸地垂在黛色的墙头。广场上，花岗岩纪念碑已沐浴过整夜的春雨，纹路里嵌着青苔，像老人掌心蜿蜒的往事。

怀里的白菊尚沾着花店喷水的水珠，花茎上缠着丝带。纪念碑前白菊黄菊早已排列成方阵，细看还有几枝山茶花斜插在矿泉水瓶里，想来是晨练老人顺路带来的。指尖抚过冰凉的碑文，那些被风雨磨淡的凹痕忽然有了温度，我恍若触摸到某个遥远的四月——那时我七岁，外公握着我的手临摹“烈士永垂不朽”，笔尖在习字本上洩出墨花。

每年清明前后，外公总会带上我来碑前献上一束鲜花，那时我总嫌祭扫无趣，便蹲在石阶旁拨弄蒲公英，外公便用松枝在泥地上

画行军路线图：“当年我们举着火把翻越这座山……”话音未落，蒲公英的绒球已散作漫天的小伞。

“他们最后听见的，是春雷啊。”外公颤巍巍地指向东南方，“五更天发起总攻时，山桃花正开着……”外公的讲述被风揉碎在玉兰香里，我望着他凹陷的眼窝，突然看清那些被子弹洞穿青春，十八岁通讯员怀揣着未寄的家书，炊事班长包袱里裹着半块喜饼……他们永远停留在革命岁月的风雨里。

云影漫过浮雕时，一群系着红领巾的孩子涌上台阶。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踮脚擦拭铜像军帽，金属光泽映亮她鼻尖的汗珠。“老师说英雄们最爱听读书声。”她掏出语文课本就读，脆生生的朗读声惊飞了柏树枝头的鸟儿。我望着浮雕上年轻的面庞，忽然听见孩子们的琅琅书声里藏着冲锋号，看见红领巾化作漫山

遍野的映山红。

此刻有穿军绿布衫的老者佝偻着身子擦拭纪念碑，棉帕拂过“人民英雄纪念碑”的凹痕。有孩童举着风车从我们中间跑过，风车上的塑料叶片搅碎柏树的投影。忽然记起祖母生前总在清明前后蒸青团，糯米混着艾草汁，蒸气漫过她额角的银发。“他们最爱吃甜的”，她将青团摆成花朵形状，仿佛那些永远停在二十岁的青年，仍是会掀帘而入讨茶喝的少年郎。

松脂的清香在雨后格外分明。我抚过冰凉的碑身，指尖触到某个熟悉笔画的转折——是去年发现外公战友名字时的位置。当时夕阳正将云絮染成炮火般的橘红，归鸟掠过碑顶的五角星，翘尖沾着金晖。

蒲公英又在石缝里探头了，这次是五朵并生的绒球。穿红裙的小女孩蹦跳着来采摘，她

母亲轻声说：“轻轻吹，种子要去找英雄讲故事呢。”三十年前我也听过相似的话，那时祖母的蓝头巾被春风吹得像远天的云。如今她长眠的山坡开满野蔷薇，蜜蜂在花间“搬运”着金色的光。

当阳光爬上碑顶的浮雕时，冲锋号上的铜漆斑驳处，竟生着一簇鹅黄的野花。远处传来悠长的汽笛，恍若当年渡江战役的号角穿越时空的褶皱。我忽然明白，那些消失在战火里的年轻生命，原来是以另一种方式在春夏花间永生。

归途经过老茶馆，八仙桌上的搪瓷缸子还冒着热气。穿中山装的老人对着棋盘自语：“当年我们连队就缺个车……”玻璃窗上的雨痕折射着霓虹，将他的白发染成紫丁香的颜色。橱窗里新上市的青团摆成同心圆，像无数个等待团圆的心灵。

## 歌声里的霞姐

◎ 苑广阔

霞姐是我以前在本市一家百货公司的同事。记得那年夏天，我初到公司报到，推开办公室的门，就听见一阵清亮的歌声。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人正站在窗边，对着玻璃轻轻哼唱。阳光透过玻璃洒在她的侧脸上，映得她的笑容格外灿烂。

“新来的同事吧？”她转过身来，“我叫王霞，大家都叫我霞姐。”她的声音像她的歌声一样清脆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温暖。

霞姐是我们办公室的开心果。她总说，生活就像一首歌，有高音也有低音，重要的是唱出自己的味道。午休时间，她常常给我们唱邓丽君的歌，从《甜蜜蜜》到《小城故事》，每一首歌都唱得婉转动人。

但我知道，霞姐的生活并不像她的歌声那样甜美。有时早上来上班，能看见她的眼睛红肿着，明显是刚刚哭过。这一切，都源于霞姐不争气的丈夫。霞姐的丈夫多年前就没有正式工作了，还喜欢喝酒、打牌，常常夜不归宿，偶尔回家也是满身酒气，两个人免不了就要争吵、打架。公司有同事劝霞姐，实在不行，就把婚离了吧，这样拖下去，也不是办法。霞姐说，她不是没想过离婚，但是一儿一女两个孩子，让她放心不下，始终下不了离婚决心。

后来我离职了，但和霞姐一直在微信上保持着联系。去年秋天，她告诉我终于离婚了。儿子跟了前夫，她带着女儿生活。“没事，”她在电话里笑着说，“至少现在不用天天吵架，心情也比以前舒畅多了。”

再见霞姐是在市民广场。远远就听见熟悉的歌声，循声望去，一辆改装的三轮车停在广场一角，车上架着音响设备，霞姐正拿着话筒唱歌。她穿着简单的T恤牛仔褲，头

发随意地扎着，却比在办公室时更加神采奕奕。

“小苑来啦！”她看见我，眼睛一亮，“要不要唱一首？”我这才注意到三轮车上还装着一个显示屏，旁边摆着几把折叠椅。原来这是她的露天卡拉OK摊。

霞姐告诉我，她喜欢唱歌，但是去专门的KTV唱歌太贵了，即便是白天，一个下午也要五六十元钱。在家自己唱，又没有那种感觉，于是她就买了一辆三轮车，购置了音响设备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到广场上来摆摊。没人的时候自己唱，有人的时候给客人唱，10元钱5首歌，生意还不错。

夜幕降临，广场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。有散步的老人停下脚步听她唱歌，有年轻人跃跃欲试地接过话筒。霞姐忙前忙后，调试设备，教客人选歌，时不时自己也唱上一首。她的歌声依然那么动听，比从前多了一份洒脱。

“现在这样挺好的，”忙里偷闲时，她坐在折叠椅上对我说，“虽然辛苦点，但能养活女儿，还能天天唱歌。”她的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，“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晚上收摊回家，看着天上的星星，唱着歌，觉得生活其实挺美的。”

我望着霞姐的侧脸，突然明白，真正的坚强不是没有眼泪，而是含着眼泪依然能歌唱。她的歌声里，有生活的酸甜苦辣，有不屈的勇气，更有对美好梦想的执着追求。

夜色渐深，广场上的人渐渐散去。霞姐开始收拾设备，准备收摊。我帮她整理话筒线时，听见她轻轻哼着：“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，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……”

这首歌，是霞姐给生活最美的情书。



檐前玉芳 周文静 摄

## 一场精神洗礼

◎ 孙佳

周三上午接到通知，让我们部门全体人员下午2点去文体中心观看外地一家残疾人艺术团的表现。大家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，只是将此当成一项工作去完成。

下午，大家陆续来到演出地，演职人员已在来回忙碌着，尽管有的人已经化了妆，换上了演出服，但化妆和服装并不能遮掩他们残缺的肢体。现场也没有迷彩的灯光，没有华丽的背景，只是在舞台两端拉起了横幅，横幅上写明了演出的团队名称，演出节目也只是简单地做了一个海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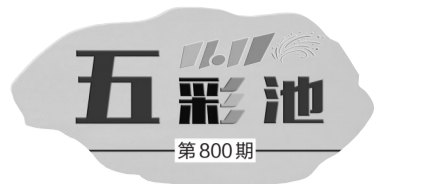
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他们表演的节目却丰富多样，不仅有歌舞，还有口技、小品、杂技、萨克斯独奏等。虽然演员都是残障人士，但他们的表演非常有特色。

第一个节目是由两个下肢残疾的小伙子表演现代舞《雄鹰迪斯科》，在节奏强劲的音乐中，这两名小伙子舞动双手，时而俯身，时而腾空，把雄鹰飞舞的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。第二个节目是一位残疾人女高音歌唱家独唱《山路十八弯》，那圆润、甜美的歌声，为我们带来音乐之美的享受。随着第三个节目上场——一位

拄着双拐的演员登台为观众演唱《红旗飘飘》歌曲，原来在悄悄刷手机的观众，都自觉将手机收了起来，不知不觉间坐直了身子，情不自禁地和着乐曲一起深情唱起：“五星红旗，你是我的骄傲，五星红旗，我为你自豪……”当舞蹈《千手观音》上场时，我更是感到惊艳，那整齐的隊伍、协调的动作、优美的舞姿，让我屏息凝视，仿佛在倾听生命的力量。

在这场看似简单的演出中，残疾演员们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汗水和艰辛，为我们呈现了一幅身残志坚、自强不息的动人画卷。他们中，有的人无法用双手开辟人生道路，有的人不能在大地上自由奔跑，有的人甚至看不到五彩斑斓的世界、听不到灿烂的笑声、无法诉说生活的酸甜苦辣……但他们每个人都有坚强不屈的意志，无论命运给了他们什么，他们都没有放弃对梦想的追求，始终将汗水挥洒在追梦全程，在努力拼搏中找到追光前行的力量。

舞台上的演出还在进行，而我的内心深处，震撼却越来越强烈。这场残疾人歌舞表演，何尝不是一场美好的精神洗礼，让我从中找到了勇于面对困难、敢于超越自我的美好动能。



## 浅谈清明

◎ 袁海马

清明是我国二十四节气中唯一列入传统节日的特殊节气。清明节又叫踏青节，在仲春与暮春之交，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。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，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。

清明时节，南方多雨水、少光照。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指的就是此时的江南天气特征，此时南方常常时阴时晴。在我国北方，气温回升很快，降水稀少，干燥多风。

清明节既有思念故人的悲伤，又有踏青赏景的惬意。清明节很多习俗与郊游踏青有关，比如放风筝、植树、插柳、扫墓等。

清明扫墓的习俗由来已久，在秦朝以前就有了，到唐朝才开始盛行。放风筝也是清明节人们所喜爱的活动。古时每逢清明时节，人们不仅白天放风筝，夜间也放。夜里，在风筝下或风筝拉线上，挂上一串串彩色的小灯笼，像闪烁的星星，被称为“神灯”。过去，有的人把风筝放上蓝天后，便剪断风筝线，任凭清风把它们送往天涯海角。据说这样能消灾祛病，给自己带来好运。

而戴柳插柳的习俗，则是将柳枝编成圆圈戴在头上，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是为避邪之用。清明插柳的习俗也很普遍，在有的地方，人们把柳枝插在屋檐下，以预报天气，古谚有“柳条青，雨蒙蒙；柳条干，晴了天”的说法。杨柳有强大的生命力，柳条插土就活，插到哪里，活到哪里，年年插柳，处处成荫。这样，慢慢就演变成清明植树的习俗。

清明节饮食也很有讲究，一是要注意饮食卫生；二是要忌食“发物”（即容易诱发某些疾病的食物）；三是养生重在养肝；四是饮食以“清补”为主；五是清明前后可多喝菊花茶。

## 杂言漫谈

### “低糖关系”刚刚好

◎ 马俊

在朋友圈看到一个词：“零糖社交。”它指的是在社交中与人保持绝对的距离，不依赖别人提供情绪价值，不对他人产生过多期望。“零糖社交”，彼此间的关系不像糖那样甜得发腻，因为过于甜腻的关系不易长久，“零糖关系”反而能细水长流。

我由此想到生活中的诸多关系，不仅仅是朋友之间，跟同事、领导甚至跟爱人、父母、孩子，都应保持恰当的距离。不过，我觉得“零糖关系”有点夸张，彼此间很可能会逐渐疏离。而“低糖关系”刚刚好，就是有适当的甜度，但不会让人觉得甜腻难耐，有分寸感和界限感，不过分依赖彼此，不过分参与和干扰对方的生活，这样的关系才最舒适。

其实，“低糖关系”就是我们常说的“亲密有间”。如果我们能把与周围人的关系处理成“低糖关系”，应该算是最佳状态。

我身边有个女孩，嫁给了她最爱的男人，恨不得时时刻刻跟老公“捆绑”在一起。她的情绪价值，几乎全部靠老公提供。老公的喜悦哀乐，就是她心情的“晴雨表”。天长日久，她老公渐渐感到这份爱令人窒息。每天都要围着老婆转，一句话说得不合老婆的心思，就闹得天翻地覆，这样的关系谁受得了？我觉得一个人独立的人，不能只从别人身上获取情绪价值，即使这个人是她最亲近的人。情绪价值要靠自我提供，过于依赖别人，把关系搞成“高糖”状态，就离分崩离析不远了。“低糖关系”刚刚好，这样两个人既能保持亲密，又能给各自一个空间。不过分浓稠的关系，如同疏疏淡淡的晨雾，既有雾里看花的朦胧美，又有相看两不厌的持久美感。

除了伴侣，跟父母和子女也应该是“低糖关系”。这一点有人不理解，觉得跟父母和子女越亲近越好。其实，任何人都只是单独的个体，都需要自己的空间。有些做儿女的，把“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”当成座右铭，以为给父母足够的陪伴，就是最大的孝。殊不知，过分参与到父母的生活中，他们也会感到不自在。给父母留足空间，允许他们过自己想要的生活，才是真正的孝。对待儿女，道理类似。孩子最不喜欢被父母掌控和干涉，最好的父爱和母爱，需要懂得适当退出，退出儿女的生活，给他们自由的天空，彼此才能感觉更舒服。

再说到跟领导和同事的关系，“低糖”状态同样适用。从某种角度来说，这种分寸感最难拿捏。把握不好，会给彼此造成困扰。在工作中既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，又能感到舒服自在，是最好的状态，生活质量也会有很大提升。这里的分寸感和边界感需要掌握好，适当亲近却不亲密，适当有点甜度却不会让人厌烦。有人以为，跟领导和同事适合“零糖社交”，就是保持距离，除了工作关系，再无别的。我以为，这样的话，工作就少了温度和感情，跟机器差不多了。

“低糖关系”刚刚好，不甜不淡，不远不近，情谊长存。

## 阿勒泰草原日出

◎ 周能

新疆阿勒泰草原的日出，有着不一样的美丽。

因在当地参加一个水利项目的施工，居所就是席地搭设的帐篷，我便有了欣赏阿勒泰草原日出的便利。一个仲春的夜晚，为了不像往年那样错过观赏草原日出，我早早便睡了。

由于地理位置差异，新疆的天比我家乡江苏亮得晚。翌日七点钟的光景，我便自然醒了，轻轻掀开帐篷一角，迷蒙的视线里，东方的天宇尚在努力融化最后一抹夜色。我凝视着天边的底色由浓墨到淡黑，从深褐到浅灰。此时的草原，在天色映衬下，牧草和那些叫不太准名字的灌木还看不清，只是在晨风中摇曳着的、朦胧的草叶，让我联想起维吾尔族少女诱人的美睫，以及电影画面里在海底浮动海藻，此时的草原谈不上色彩，只是时而一块白、时而一片黑，酷似斑马身上的条纹，又像融雪的初春在寻觅冬天的记忆，就那样错落斑驳地一直伸向远方，与天幕连成一体。

约莫一刻钟后，除了地平线那抹厚重的云由浅灰变为镶了银边的黛色，天际大部分已由原先的浅灰变为泛着鱼肚白，并且渐渐变得透亮，最后一丝夜色也在无谓的挣扎中被黎明渐渐融化。我估摸着日出快要开始了。

就在我仔细分辨草原的轮廓时，猛一抬头，东方已露出紫红的霞光。巴金在《海上日出》中对太阳从海天一线缓缓浮起的描写，让我纳闷究竟是谁在“挽留”着草原的日出呢？我不禁定神凝望，这才恍然大悟！原来，先前让我一直压抑着的那抹黛色，根本不是什么厚重的云，而是阿尔泰山连绵起伏的

山峦。

这时哈萨克牧民的毡房，已炊烟袅袅，早起的阿妈已经煮好了奶茶，热好了香馕，开始晾晒巴郎子的衣衫，阿爸在给牧马饮水……附近流动的羊群笼罩着一层银边，宛若雨后的云朵沐浴着霞晖。须臾，一轮红彤彤的朝阳，便冉冉升起在阿尔泰山之巅，明净得没有丝毫污染的天空便现出清一色的蓝，只是在朝阳周围的天宇，略渗着一层淡淡的粉色。

在融着奶香的晨风中，有牧笛和鸟鸣掠过耳边，打破了草原的宁静，为人们迎来新的一天。循声望去，朝晖中闪着绸缎光泽的枣红马匹上，一对阿哥阿妹紧紧拥坐一起。随着一声牧鞭的脆响，刚才云卷云舒的羊群，瞬间犹如浪花绽放的海面，透过这别样的波涛，再看那冉冉升起的朝阳，还真有点海上日出的意境！

我走出帐篷，眼前这片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阿勒泰草原，似乎正在等待一场“润如酥”的诗意小雨。受一位哈萨克少女的盛情相邀，我坐在她身后，第一次体验了马背的颠簸。也就嚼完一块奶酪的时间，便来到额尔齐斯河边，它从富蕴出发，向着北冰洋一路西行的旋律，是那样执着而坚定。曲折蜿蜒的河流，宛若镶嵌在草原上的一条玉带，而朝晖中的水面，更如流光滚玉一般，好像是天上那位仙子不慎遗落人间的金镶玉项链，令人如痴如醉、美不胜收！

伫立在旷野，我第一次品读了阿勒泰草原日出的壮美，以及淳朴、热情的哈萨克牧民风情。特别是那位哈萨克少女的单纯、大方和热情，成为我生命中一段永不泯灭的温暖记忆。